·医学人文·

医学教育仪式调查研究分析及展望

吴佳荃[1]　高一飞[2]

[1]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广州　510515；[2]南方医科大学通识教育部，广州　510515

通信作者：高一飞，Email：18429693@qq.com

【摘要】　目的　在新时代背景下，调查医学生群体对医学教育仪式的态度和诉求，发现存在的问题，为仪式的创新完善提供参考。**方法**　对医学生群体进行网络问卷调查，采用 SPSS 25.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秩和检验；采用深度访谈法、专题小组讨论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定性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被称为网络原住民的“00 后”医学生也非常期待传统医学教育仪式的回归；相较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的仪式重要性认知度、仪式参与意愿以及仪式中的职业认同感唤起程度均较低（P<0.05）；部分医学生表明从未参与过医学教育仪式，部分医学生表明自己的专业在仪式中不被重视。**结论**　新时代下的医学教育应重拾传统仪式，并跟随时代背景、学生群体特征的转变进行调整；现有仪式教育未能满足不同阶段医学生群体的需求，应加强其系统性、连续性；医学教育仪式对医学生群体的覆盖不全面、不均衡，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仪式在医学相关专业的覆盖面和适切度，充分考虑医学生群体中各专业的特点。

【关键词】　医学生；　医学教育仪式；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R-05

基金项目：2017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SHJ060）

DOI: 10.3760/cma.j.cn116021-20210612-00691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medical education rituals and its prospects

Wu Jiaquan[1], Gao Yifei[2]

[1]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2]Gene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Gao Yifei, Email: 18429693@qq.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ttitudes and demands of medical students on medical education ritual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o fin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ituals. **Methods**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among medical students. SPSS 25.0 was used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rank sum test of the dat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nel discussions wer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qualitative data. **Results**　"Post-00s" medical students, who are known as the aborigines of the Internet, are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turn of tradi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rituals. Compared with junior students, senior students had lower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rituals and lowe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rituals, and the degre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rousal by the rituals was also lower (P<0.05). Certain medical students indicated that they had never participated in medical education rituals, and some indicated that their specialties were not valued in the rituals. **Conclusion**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 revive traditional rituals and be adjus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 groups. The current ritual education fails to meet the needs of medical students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its systematicness and continu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coverage of medical education rituals for medical students is incomprehensive and uneve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and the coverage and appropriateness of rituals in medical-related specialties and fully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pecialty in medical students.

【Key words】 Medical students; Medical education ritual; New era
Fund program: General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7BSHJ060)
DOI: 10.3760/cma.j.cn116021-20210612-00691

在网络社交媒体盛行的新时代,个体越来越沉溺于虚拟空间上的社交与互动。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等价值取向通过互联网迅猛地影响着新一代医学生。同时,伴随医疗制度改革出现的紧张关系(如医患矛盾、高强度的工作、不合理的晋升、报酬制度)纷纷暴露并迅速传播,让医学生越来越难产生和维持职业认同感。有调查表明,“00 后”医学生多从利己的角度考虑职业发展[1],缺少集体观念、责任感弱[2];部分进入临床实践的学生对医德教育持消极态度,呈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3-5]。这与医学人才培养目标不相符。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为医学人文教育改革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思考,再次提醒医学教育工作者医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的重要性以及人文教育在所有医学相关专业中均衡化的迫切性[6]。

医学教育仪式(下文简称“仪式”)通过情感教育、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的作用[7],增强医学生对职业的认同感,培养其职业精神。目前,国内研究大多仅探讨仪式教育的意义,鲜有实证研究关注医学生的参与感受。仪式的育人功能,需要“以学生为中心”来开展研究——把学生是否满意与认同作为衡量仪式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医学生群体对常见医学教育仪式的态度,分析存在的问题,为仪式的创新完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方便抽样抽取 3 所医学高等教育机构,对其在校医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共回收 1 318 份问卷,有效问卷 1 30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32%。调查对象基本信息见表 1。

1.2 研究方法

1.2.1 定量研究法

参考相关文献[8-10]并设计问卷。①基本信息,包括院校、专业和年级;②实践信息,包括是否参与过仪式、参与过哪些仪式;③态度信息,包括仪式重要性的认知、参与意愿;④主观评价信息,包括对仪式的满意度和建议等。采用 SPSS 25.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秩和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变量		人数	比例(%)
专业	临床医学[a]	843	64.40
	预防医学	129	9.85
	基础医学	20	1.53
	中医学	77	5.88
	中西医结合	62	4.74
	护理学	31	2.37
	医学检验技术	31	2.37
	中药学	31	2.37
	其他[b]	85	6.49
年级	低年级(大一到大三)	986	75.32
	高年级(大四及大四以上)	323	24.68

注:a,根据直接面对病人的特点,本研究定义的临床医学专业包括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精神医学、医学影像学和麻醉学等;b,其他专业包括法医学、药学、临床药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生物工程、卫生检验与检疫、制药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制药、中药制药、生物科学、康复治疗学、医学实验技术和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等

1.2.2 定性研究法

采用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的方法,调研了 38 位医学生和 15 位医学教育仪式组织者,深入了解不同专业的医学生参与仪式的感受以及教育管理者组织仪式的心得。

2 结果

1 309 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80.98%(1 060 人)自述曾参与过医学教育仪式。广覆盖率是开展仪式教育的良好基础。然而,调查发现医学教育仪式存在一些新问题。

2.1 “00 后”医学生期待传统仪式现场的回归

由于“00 后”的学习与社交都更依赖互联网,前人提出应迎合“00 后”的习惯,利用网络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的建议[2]。后疫情背景下,线上教育成为各大高校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现场活动的集体性情感体验更成为新时代的稀缺品。现场活动能通过象征符号、氛围营造、情节安排营造出

沉浸式情境，为参与者的情感唤起和共鸣做好铺垫，帮助参与者在潜移默化间形成积极的集体心理氛围。对于“在场感”“集体感”“氛围感”至关重要的仪式教育，体验感差、互动性弱的线上教育无法取代。访谈发现，即使是被称为“网络原住民”的“00 后”医学生，也十分期待传统医学教育仪式的回归。

“00 后”医学生谈到：“在疫情影响下，安排在教室看（开学典礼）直播，小部分人才去到现场；医学生宣誓仪式还改了日期，当时老师说要等期末或者过几周；很敷衍，连白大褂都没有穿，有些形式主义；举办仪式肯定还是线下好，这是很神圣的。线上感觉都没有线下气氛足。”

2.2　高、低年级学生的仪式重要性认知度、参与意愿、职业认同感唤起程度比较

大多数医学生将在大四时进入实习，开始接触临床的真实情境。因此，本研究将大四及以上年级定义为高年级（n=323），其他年级定义为低年级（n=986）。调查发现高、低年级学生的仪式重要性认知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秩平均值分别为 614.70、668.20。这表明相较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的仪式重要性认知度较低（表 2）。高、低年级学生的仪式参与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秩平均值分别为 620.89、666.18。这表明相较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的仪式参与意愿较低（表 3）。在参与过仪式的 1 060 位学生中，高、低年级学生在仪式中的职业认同感唤起程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秩平均值分别为 503.07、540.25。这表明相较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在仪式中职业认同感唤起程度较低（表 4）。

可能随着年级上升，医学生对重复性仪式的敏感性渐渐钝化，仪式对他们产生的触动和震撼减弱。有文献曾提到随着年级升高，医学生的职业精神有减弱趋势[11]，主要是因为临床实践中的负面环境因素。可能高年级医学生被不良医患关系、媒体报道、社会偏见所影响，使以前树立起来的信念受到冲击和动摇。这种动摇反过来影响了他们对仪式的态度以及在仪式中的情感唤起。

2.3　仪式的设计和组织未考虑不同专业的差异

访谈发现参与仪式的医学生群体实际上由许多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拥有“标准化流程”的仪式内容常常忽略了医学生群体的多样性。活动组织过程不能有针对性地考虑学生的专业特点，导致学生对仪式参与感不足、体验感不佳。

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学生谈到：“检验、影像这些专业也不应该被忽略。跟着预医搞了那个宣誓，场面很滑稽，跟自己走错班一样。对话中跟我们卫检毫无关系，发的誓词也是预防医学的。我们 60 个人就跟着听讲、宣誓，最后还得犹豫跟着念还是自己改，改完宣誓速度又跟别人不一样。”

如果把医学生看做同质参与者，活动组织起来也许会更便捷，但学生会产生不被重视的感受，折损学生对其专业的归属感。设计上的不均衡让不同专业的学生不容易将自身与仪式产生连接，原本神圣庄严的仪式变得“滑稽”，使仪式效果大打折扣。

表 2　高、低年级学生的仪式重要性认知度比较[n（%）]

年级	仪式重要性认知度					秩平均值	Z 值	P 值
	不重要	不太重要	一般	重要	非常重要			
高年级	7（2.17）	10（3.10）	36（11.15）	195（60.37）	75（23.22）	614.70	−2.499	0.012
低年级	12（1.22）	28（2.84）	87（8.82）	566（57.40）	293（29.72）	668.20		

表 3　高、低年级学生的仪式参与意愿比较[n（%）]

年级	仪式参与意愿					秩平均值	Z 值	P 值
	不愿意	不太愿意	一般	愿意	非常愿意			
高年级	3（0.93）	11（3.41）	40（12.38）	189（58.51）	80（24.77）	620.89	−2.117	0.034
低年级	12（1.22）	37（3.75）	73（7.40）	573（58.11）	291（29.51）	666.18		

表 4　高、低年级学生在仪式中职业认同感唤起程度比较[n（%）]

年级	职业认同感的唤起程度					秩平均值	Z 值	P 值
	很不强烈	不强烈	一般	强烈	很强烈			
高年级	2（0.72）	8（2.87）	59（21.22）	162（58.27）	47（16.90）	503.07	−1.983	0.047
低年级	2（0.26）	9（1.15）	141（18.03）	475（60.74）	155（19.82）	540.25		

2.4　仪式的实际参与和认知效果覆盖不均衡

一些被仪式所覆盖的学生没有对仪式产生应有的认知效果，有的甚至认为自己没有参与过。问卷调查中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中分别有9.96%、31.78%自报告未参与过任何仪式。访谈也发现存在一部分学生代表全体参与仪式的情况；有些参与了仪式的学生则产生认知错位，如忘记自己曾参与过仪式，或认为自己参与的活动不是仪式。这表明学生没有对仪式形成清晰的认知。

临床医学专业某研究生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只有三分之一的名额，让大家报名……。"

临床医学专业某本科生说："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啊！真的！等会我问问……啊，看了照片才想起来……尴尬。"

排除年级差异，调查还发现临床药学、药学、中药学、康复治疗学等医药相关专业的学生还没有被医学教育仪式覆盖。其实，医药行业从业者的生命观是其价值观的基石。客观上看，医药相关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医学教育仪式帮助他们塑造正确的生命观。医学教育仪式对专业覆盖不均衡，不利于医学相关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质养成，不利于医学人文精神渗透到卫生行业的各个环节中。主观上看，他们参与仪式的意愿很积极，问卷中发现认为仪式教育重要(86.25%)及愿意参与仪式的学生(86.55%)比例均超过了实际参与过医学教育仪式的学生比例(80.98%)。访谈中，也有学生提出希望参与仪式的诉求。

某药学专业学生："大一去解剖楼看标本，虽然只是看标本，却没有像临床他们那样向大体老师默哀什么的，觉得很遗憾。本来解剖楼是禁止拍照的，当时上完课却发现朋友圈有人发照片，文字内容很不尊重大体老师。我看了很生气！还跑去找老师说我们院也需要这样的仪式，但没有什么用。"

3　讨论与建议

3.1　新时代下更应重拾医学教育仪式

后疫情背景下，医学教育应适度把握对"互联网"的需求，不可滥用。因为并非所有教育都能够依托网络，如人文教育、医德教育。因此，新时代下更应重拾传统仪式，坚守传统仪式现场的浸入式情境。因为仪式的内核正是在特定的时空中，通过使用象征符号，举行正式的、重复性的活动，让医学生获得集体性情感体验，达成身份转换，使医师职业精神文化得以传承[12]。有调查发现，毕业典礼上参加过"重温医学生誓言"环节的医学生比未参加的医学生更强烈地被激发了其对职业的激情[9]。这提醒设计者，在确保仪式质量的同时，仪式在开展数量、频次、时间也应进行科学规划。比如在医师节等各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点举办仪式，循序渐进地为医学生提供每个阶段所需的精神力量。需要注意的是，仪式也不可举办得太过频繁，否则学生容易失去敏感性，因次数过多而产生厌倦，反而让仪式成为一种负担。

此外，新一代的学生群体对创意和新鲜感的要求很高，要吸引他们，需要更多的创新意识和努力。一方面，仪式组织者可以有意识地积累公共关系、项目管理、传播学等方面的专门训练和实践经验，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积极聆听学生的声音，让学生深度参与仪式的设计和组织，尝试多设计一些与学生的互动环节，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提高学生对仪式的关注和支持。此外，还可以将院校的文化精神融入仪式活动，比如制作印有校徽、校训的仪式纪念品，在校史馆长期设置往期仪式活动展区等。

3.2　面向高年级学生的仪式教育不应是过往仪式的简单复制

近 20 年来，我国医闹事件频发[13]，医学生普遍认为我国医患关系紧张[14-15]。有调查发现随着年级上升，医学生受到负面影响随之增加[4]；高年级医学生对职业的认同感不高[16]；而且年级越高，职业认同感越差[16]。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有调查发现高年级医学生主动报名参加抗疫、防疫的主动性低于低年级医学生[17]，已接触临床真实环境的医学生在疫情前后的职业认同都低于未接触临床的学生[18]。高年级学生进入临床实践后，容易被不良医患关系、媒体报道、社会偏见等负面环境因素"调整"在低年级阶段形成的纯粹且强烈的职业情感，其结果可能是职业认同的淡化。2020 年国务院印发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了医学生在不同阶段进行职业教育的重要性[19]。医学教育作为一种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每个阶段都应该进行医学人文精神的强化，然而医学教育越深入，医学生的职业认同不升反降。这说明当前的人文教育存在问题，无法满足不同阶段医学生的需求。这提醒教育者，高年级阶段的人文教育不应只是低年级阶段人文教育的简单复制，应更具系统性、连续性，使医学生在循序渐进的仪式教育中逐步内化其职业精神。仪式组织者应充分考虑学

生在认知、心境上的变化，设计更贴合他们需求的仪式。如在不同阶段的仪式中转化学生的参与角色，从普通的参与者转变为仪式策划者、经验分享者等。

3.3 进一步加强仪式教育的适切度和覆盖广度

国内有调查发现超九成的医药相关专业的学生认为职业道德重要，却不清楚未来所要从事职业的道德具体要求。这凸显了医药人才培养中人文教育的缺失[20]。其实，医药相关专业的医学生都需要通过仪式去明确和铭记自己“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职业属性。他们毕业后从事与卫生行业相关的工作，如临床用药、药物的研发与质检等，对医学服务有着不容忽视的基础性、辅助性功能。医药相关专业在现代以“大健康”为导向的医疗运行和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凸显了医学生群体预防疾病、解除病痛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的职业素养、职业责任教育理念的滞后[6]。新时代下，仪式教育应作出相应转变：充分考虑不同专业的特征，增强仪式的适切度；从仅覆盖医学专业转向覆盖所有医药相关专业；在仪式设计和组织上有针对性地考虑参与学生的专业特点，比如国内可以尝试普及药学生专属的药学生宣誓仪式等。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吴佳茎：项目实施、撰写论文；高一飞：项目实施、凝练主要观点、协助成文

参考文献

[1] 胡心一, 付万兴, 段钧, 等.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题研究：以“00 后”医学院校生为例[J]. 中国市场, 2020(32)：180, 189. DOI: 10.13939/j.cnki.zgsc.2020.32.180.

[2] 施博书, 魏宇航, 秦雪. “00 后”医学生群体特点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路径研究[J]. 卫生职业教育, 2020, 38(24)：32-34.

[3] 刘志勇. 医学本科生全程式医德教育模式研究[D]. 烟台：鲁东大学, 2016.

[4] 顾艳琼, 苏秀娟, 王嫱, 等. 医学研究生医德教育调查研究[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1, 24(6)：806-807. DOI: 10.3969/j.issn.1001-8565.2011.06.041.

[5] 杜纯艳, 陈丽金, 余菲菲, 等. 广东三所高校医学专业精神认知水平调查与分析[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18, 35(1)：38-41. DOI: 10.3969/j.issn.1673-5625.2018.01.012.

[6] 段志光. 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思考[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4)：33-36. DOI: 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4.07.

[7] 李泽峰, 高一飞. 医学教育中仪式对医师专业精神培育的启示[J]. 医学与哲学, 2019, 40(9)：51-54.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19.09.13.

[8] 于付连. 大学仪式教育在高校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研究：以贵州中医药大学为例[J]. 智库时代, 2019(23)：110-111.

[9] 黎琳, 许俊卿, 麦志伟, 等. 仪式教育对提高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的作用分析[J]. 科教文汇, 2020(6)：80-81. DOI: 10.16871/j.cnki.kjwhc.2020.02.036.

[10] 江明杰, 段茗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仪式教育现状及学生对仪式教育认知研究[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7(11)：24-25. DOI: 10.3969/j.issn.1002-1701.2017.11.013.

[11] Carrese JA, Malek J, Watson K, et al. The essential role of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in achieving professionalism: the romanell report [J]. Acad Med, 2015, 90(6): 744-752. DOI: 10.1097/ACM.0000000000000715.

[12] 李云, 莫碧珍. 论医学生的仪式教育[J]. 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 2011, 33(4)：572-573. DOI: 10.3969/j.issn.1001-5817.2011.04.110.

[13] 周宏, 郝志梅. 医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J]. 中国卫生产业, 2019, 16(2)：113-114. DOI: 10.16659/j.cnki.1672-5654.2019.02.113.

[14] 黄琳娥, 何彦妮. 医患关系现状对医学生择业观影响分析[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19, 2(14)：185-187.

[15] 王川, 陈琳, 刘汉芝, 等. 临床专业型医学研究生医患关系认知调查与现状分析[J]. 中国卫生产业, 2019, 16(36)：177-181. DOI: 10.16659/j.cnki.1672-5654.2019.36.177.

[16] 刘伟, 梁立波, 陶思怡, 等. 临床医学生职业认同现状分析[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9(3)：6-8. DOI: 10.3969/j.issn.1002-1701.2019.03.003.

[17] 周培森, 杨晨斌, 李章平, 等. COVID-19 疫情下订单定向全科医学生参与情况及其对职业认同感的影响[J]. 温州医科大学学报, 2020, 50(4)：272-277. DOI: 10.3969/j.issn.2095-9400.2020.04.004.

[18] 张小璐, 乔鹏飞. 医学专业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及职业认同感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两所医学院在校医学生的调查[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0, 33(4)：53-57. DOI: 10.3969/j.issn.1671-0916.2020.04.009.

[19]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 (2020-09-23)[2021-03-3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9/23/content_5546373.htm.

[20] 于美亚. 医药类高职院校学生药德教育探索[D]. 宁波：宁波大学, 2014.

（收稿日期：2021-06-12）

（本文编辑：张学颖）